案例引导

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正严重冲击传统经济学关于资源稀缺性、信息对称性、经济人理性等假设，并挑战传统经济学理论。因此宜加强分析研究和理论总结，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从经济史来看，每次新技术和新要素的出现都会重组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学理论大发展。在土地、劳动力成为主要生产要素后，配第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论断，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资本和劳动力成为主要生产要素后，马克思发现并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后，以技术为新变量和新要素，诞生了创新经济学。近年来，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原有经济理论已不能完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亟待构建新的理论体系。

一、数字经济给传统经济学假设带来严重冲击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性、信息对称性、经济人理性等假设基础上的，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此构成了严重冲击乃至颠覆。

（1）颠覆资源稀缺性，从相对稀缺到较为充裕。稀缺性是经济学第一原则，一切经济学理论皆基于该原则。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的稀缺性，使得人们必须考虑如何使用相对稀缺的资源来满足无限多样化的需要。换句话说，人们要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做出最优选择，使稀缺资源效用最大化，并由此构建起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数据要素具有非稀缺性特征，势将对供求关系、价格机制、产业形态等带来明显影响，并使数字经济理论逻辑同传统经济差异明显。

（2）颠覆信息对称性，从相对有限到较为完备。现代经济学认为受制于获得渠道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信息的获得总是有限的，并由此产生决策风险和生产经营风险，而且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还会产生道德风险。但是数字技术的扩散和运用所带来的数据获取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可篡改性，使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大为拓展，成本快速下降，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风险也将大大降低，势将对企业生产经营和政府宏观调控产生重大影响。

（3）颠覆经济人理性，从个人理性到社会理性。经济学假设每个社会成员的选择都会趋利避害，以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从而产生残酷竞争与零和博弈。但是数字经济构建了共生共享、互利互惠的生态圈，各参与方秉持“协同、互利、普惠”的社会理性，推动经济人理性从个人理性向族群理性、社会理性转变，合作共赢势将成为市场主体的主动选择和价值追求。

二、数字经济给传统经济学理论带来严重冲击

数字经济已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产生影响，宜系统研究，构建新的理论体系。

（1）宏观经济理论层面。数据要素拓展生产函数理论。生产函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同所能产生的最大产出之间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土地、劳动力、资本作为三大要素，而“二战”后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显现，技术被增列为新要素，并被纳入生产函数之中。近年来，数据的地位和价值日益凸显，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且这一新要素供给日益充沛，复制成本接近于零。这在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不仅会改变生产函数，而且会重塑生产关系。

网络平台拓展资源配置学说。传统经济学认为计划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以自动匹配算法为技术支撑，对供需双方进行点对点匹配，这会最大限度减少资源错配现象，有效缓解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平台还对客户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进行深度挖掘、实时感知、快速响应，推动形成一大批数据驱动型企业和商业模式，使平台成为继计划和市场之后全新的智能化资源配置方式。

数字货币冲击传统货币金融理论。近年来，快速崛起的数字货币正在改变传统的金融模式、货币形态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数字货币使央行实现对数字经济全方位、全流程监测，并为货币政策创造更具穿透力的直达工具。此外，数字经济是“代码”经济，其运行规则是算法规则。在未来万物互联的世界里，内嵌于数字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数字货币，能自动记录生产、流通等环节所用的时间，并即时计算出各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均可锚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摆脱锚定特定货币的传统做法。这不仅可以重构国际货币金融理论和全球货币体系，而且可以推动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在实践中得到精准实现。

“即时经济学”优化宏观调控理论。传统宏观调控主要依靠统计数据，存在时间滞后、样本不足、数据不全，乃至人为失实等问题，影响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和前瞻性。但是随着数字设备、传感器、快速支付等的无处不在，大数据应用模型日益成熟，世界正迎来一场即时经济革命，政府准确而迅速观察和调控经济的能力将由此大大增强。同时，数字货币、在线监测、智能决策等也极大丰富了宏观调控工具，既能减少决策错误风险，又能使宏观调控更精准、更前瞻。

（2）微观经济理论层面。共享逻辑超越竞争理论。工业经济时代更多强调竞争，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同质性特征放大竞争效应，优胜劣汰成为市场常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微观主体的链接性和共生性大大增强，异质化合作和规模化协同大大加强，同质化竞争逐渐弱化。此外，在万物互联背景下，作为关键要素的数据，人人都是其生产者、所有者、共享者，而且让渡所有权、共享使用权成为潮流和趋势，这势将改变传统的产权理论、所有制关系、企业合作模式等。有专家断言未来所有权价值会变成使用权价值，使用权会优于所有权。

梅特卡夫法则冲击规模报酬递减规律。传统经济学认为短期内企业产出增加的比例会大于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从而带来规模报酬递增；但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企业产出增量会小于要素投入增量，出现规模报酬递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企业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且平台经济网络效应明显，平台企业实现范围经济的条件由产品的相关性转向基于用户数量的规模经济，导致使用者越多则平台价值越大。这就是梅特卡夫法则，即平台网络价值同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原有的规模报酬递减规律。

长尾理论冲击企业营销管理理论。传统营销管理学认为商家普遍关注那些在20%的畅销商品上创造80%收益的客户群，这主要是由销售渠道受限造成的。基于平台强大的链接能力和海量的用户资源，平台企业可以出售那些满足“小众”需求的小批量商品，并获得巨额利润，这就是“长尾理论”，即平台能把小众商品和小众市场汇聚成同主流市场相匹敌的大市场，推动经济驱动模式从主流市场向非主流市场转变。因此，数字经济时代是关注“长尾”的时代，企业营销管理理论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优化。

双边市场学说冲击企业边界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企业是配置资源的一种组织方式，当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同市场中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时，企业和市场就达到了均衡，这个均衡点就是企业的边界。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交易，平台构成双边市场。双边市场具有网络效应、数据及机器学习效应、转换成本和锁定用户效应，会加速市场集中化和平台跨界化，使企业边界和行业边界逐渐模糊。这不仅挑战科斯的企业边界理论，而且冲击传统的垄断理论。

资料来源：刘新民. 加强数字经济的理论探究和顶层设计[J]. 学习与研究，2022（2）：48-54.